

# 万里征途

程世才 口述  
冯富贵 整理

郭里征途

程世才 口述  
冯富贵 整理

辽宁人民出版社

沈阳  
一九八二年

## 万里征途

(革命战争回忆录)

程世才 口述

冯富贵 整理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6 $\frac{5}{8}$  插页: 8

字数: 126,000 印数: 1—18,5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90·655 定价: 0.60元

万里征途

李先念

一九八二年  
二月十九日

## · 目 录 ·

### · 红 军 时 期 ·

- 涉汉水 翻巴山 红军入川…………… 1  
回忆川陕红军粉碎“三路围攻”……………25  
彻底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53  
回忆和熊厚发师长共同战斗的岁月……………78

### · 抗日战争时期 ·

- 活跃在平西的挺进军十二支队 ……………128

### · 解放战争时期 ·

- 战顽敌 保卫本溪 ……………150  
攻占西丰城 切断中长路 ……………166  
南满战场的三次攻势 ……………184

## 涉汉水 翻巴山 红军入川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出兵占领沈阳，南京国民党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助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野心勃勃，得寸进尺，不几个月就侵占了全东北。中国共产党为着领导中国人民改变自己的悲惨生活，为着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于同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呼声的促使下，在上海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南京国民党政政府在两天后就宣布迁都洛阳。三月九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四月七日，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还议决“对日交涉，合理剿共”的方针。同年四月十五日，在我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宣布对日宣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决策上形成的鲜明对比。这就是当时国内革命战争所面临的总形势。

再说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地

区，于一九三〇年春建立了党的鄂豫皖边区特委，同时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正式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五月，党中央在鄂豫皖区设立分局，十一月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五月，我鄂豫皖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英勇地粉碎了国民党蒋军的第三次围攻，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二十二个县，人口达三百五十余万，正规红军发展到六个师四万五千余人。在这大好形势下，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错误地认为：从此以后，国民党军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充当主力军。他根据王明“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的错误路线决策，要我们的红军去进攻武汉，从而放松了反围剿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这年六月，国民党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群众，虽然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是，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张国焘开始轻敌，打了败仗又表现得惊慌失措，仓促要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就这样失败了。

## 过 秦 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除留二十五

军的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等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越平汉铁路西进，经鄂西北，于十一月初进入陕南。部队来到海拔四千多公尺的秦岭。这里的天气，雨雪交加，寒风刺骨。红军战士穿着单薄的衣服，咬紧牙关，挺身前进。这一、二百里地的大山区，人迹稀少，找不到粮食，同志们只好勒紧裤腰带坚持着。还有的同志因行军长途跋涉，而使脚上烂了洞、或打了泡，淌着黄水，又痛又痒。但仍然包好伤口，套上草鞋，一瘸一拐地坚持走路。山道崎岖难行，稍不留神，碰上什么东西，就痛得冒一身冷汗。唐朝诗人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秦岭的山路也和蜀道不相上下。尽管这样，同志们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每当走到险峻的地方，大家就互相帮助。那些年纪小、身体弱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班、排长和身体壮的同志就亲切地说：“小鬼，来！我背你一会儿。”或说：“我给你背着枪。”听到这些亲切关怀的话，就象一股暖流通过全身，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增添了力量，这样也就坚持着走下来了。同志们之间的这种友爱的精神，象一条无形的链子，把大家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干部对待战士，老兵对待新兵，就象大哥对待小弟或老妈妈对待孩子那样。有时候找遍了山前山后，找不到一户人家。有的同志冻病了，发着高烧，别的同志就不顾一天行军的疲劳，一夜数次烧水、看护。由于大家的互相关心和鼓励，红军胜利地翻过了秦岭。

## 夜 涉 汉 水

十二月中旬一个数九隆冬的傍晚，我们来到汉中平原的汉水岸上。这时，陕西杨虎城的队伍从洋县、城固、西乡地区东进，截击红军渡河；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刘茂恩的中央军也尾追红军，沿汉水西进，至安康以西的汉阳一带，和杨虎城部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妄图阻止我军南渡汉水。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红十一师是先头部队。当我们来到离汉水边约二里的公路上时，听路旁一个小吃铺的老乡说，中央军的八、九辆汽车满载士兵刚从这里开过去，到杨虎城部队那里去了。很明显，这是他们去取得联系，企图共同夹击我军。

我当时是红十一师三十三团的团长兼政治委员。听到这些消息后，觉得情况很紧急。为了保证部队顺利渡江，我立即派部队迅速控制了公路两侧的制高点，对江岸部署了警戒，在向导的带领下很快赶到汉水边。望着宽阔的水面，在垂空的夜幕中，勉强可以看到起伏不平的对岸，几株枯树随着夜晚的寒风摆动。浅滩处已经结了亮晶晶的冰凌，好似无数把锋锐的尖刀浮在水面。河心，水流湍急，波涛象猛兽似地怒吼着，咆哮着，一浪接着一浪滚滚向前流去。寒风呼叫着，翻卷着沙土，弥漫了夜空。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迎着呼啸的北风，在岸上不停地徘徊。同志们也和我一样，焦急万分，心如火燎。面对着这种情

况，我低头沉思着。前进？面前无桥少船，几个月来，连续行军作战，同志们忍饥挨饿，身子瘦弱，怎么能涉过这冷冰刺骨而又宽阔的寒流。停下？尾随在后面的国民党匪军和杨虎城的部队即将赶到，背水而战，对我军是十分不利的。我回头看看同志们，大家虽然默默不语，但心里都在想着一个共同问题：怎么办？

“干脆，在这儿和敌人死拚一场，我们手里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这急躁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同志，别着急嘛，我们红军什么样的困难没有克服过？这汉水还能难住咱们红军吗？”有人在安慰着大家，做着思想工作。

涉江，确实不容易！飕飕的寒风，尖锐的冰凌，汹涌的波涛，宽阔的水面，摆在眼前，会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但不论困难多大，紧急的情况逼迫我们必须立刻作出决定。

根据徐向前总指挥和李先念政委的指示，必须迅速越过汉水。我立即召集全团营、连干部，查看水势，侦察过河地点，研究部署部队准备强过汉水。

当时，我是受重伤刚愈不久，但因情况紧急，为了迅速探明水势，我把全团的十七、八匹战马集中起来，和三营教导员陈绍孟、一营长林英剑、二营教导员贺力池、三营长王志凯等同志一起把衣服脱下顶在头上，抓着马尾巴，踏破河岸的冰凌，冒着严寒和危险探察过汉水的通路。开始水较浅，慢慢的水上升到大腿根，到河心时象我

这样的大个子水没过胸部，而个子不高、身体较胖的林英剑水快没到他的肩膀了。这样的深水处约有百十米，快到对岸时水慢慢的又浅了。过江到对岸后，我一面派部队立刻控制了河南的有利地形，准备迎接大部队过河，一面又马上返回对岸，穿上被水溅湿的衣服，骑上快马向徐向前总指挥和李先念政委那里飞奔而去。

战马腾空似的疾驰着，夜晚的寒风在耳边嘶嘶作响。身着湿衣，更加寒气侵人。我们穿过了江边的公路，朝着大路奔去，不觉来到徐总指挥和李政委跟前。我翻身下马，看见徐总指挥站在大路的东边，李政委站在西边，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探水的消息。我跑步前去行了军礼后，马上报告了探汉水的情况。我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两位首长，等着下达过汉水的命令。徐总指挥沉着、有力地說：“十一师马上涉过汉水。”接到过汉水命令后，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先过汉水，我团仍担任警戒。这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迅速过汉水，把敌人甩在后面。徐向前总指挥直接指挥十一师直属队过汉水。他首先带头跳进水里，岸沿的薄冰在他的脚下咔嚓、咔嚓地踩碎了。他边走边回头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同志们，咱们来个涉江竞赛吧？”他这种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是无声的命令，给大家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同志们立刻行动起来，有的脱衣服，有的包扎伤口，一个个踊跃跳入水中……。

到了半夜，兄弟部队接防后，我三十三团开始过汉

水。同志们踩着光滑的卵石河床，冒着冰寒向对岸冲去。大家不顾冰冷水寒，蹬着齐胸深的大水，大踏步地向对岸走去。

天空阴云密布，月亮深藏在云层中，一片漆黑的水面上，只见到无数个半截黑影在水面上摇晃，只听到在涛涛的汉水和怒吼的寒风中夹杂着同志们的互相鼓励声。有的黑影倒入水中，但又不声不响地在下边几米的地方冒出来，继续向前。同志们以顽强的意志和钢一般的决心，勇敢地与激浪翻腾的汉水搏斗着。

抬着伤员过河的同志们，困难更大。脚下一踩一滑，身子东倒西歪，口鼻中呼出的气很快在睫毛上结成厚厚的白霜，象一块朦胧的白纱，遮住视线，有的同志的脚被冰碴刺破，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他们忍痛坚持着。

快到河心了，水渐渐没过胸膛，飞溅的浪花冲击着头部，咆哮的江水象要把人吞没似的，这时候有的同志显然是支持不住了，眼看着就要被大浪卷下去了……。就在这紧要时刻，个子高、身体壮的同志冒着危险赶上去，拉他们一把或搀扶一会，还有的同志主动地排成一排，组成人墙，挡着浪头，切断了凶猛的激流，让老弱伤病的同志通过险处。

英雄的红军战士，终于战胜了汉水，到达对岸。同志们的衣服上全结了冰，冻得硬梆梆的。许多同志的脚、腿被冰屑、石头划破了，挂着一条条鲜红的血丝。

后来，当群众知道我们是红军，是夜晚蹬着冰冷的冷

水过汉水的，无不感到惊奇和敬佩。

等敌人追到江边时，已看不见红军的人影，滚滚的汉水横在他们面前，他们只好望江兴叹，鸣枪欢送英雄的红军。寒夜过去，红日东升，温暖的阳光普照着伟大祖国壮丽山河，涛涛翻滚的汉水，亮晶晶的冰凌，伸展到远方的公路，起伏连绵的山峰，这美好的一切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可爱。我骑着心爱的战马在江边走着，北顾河岸，回想几个月来转战千里的艰苦历程，南望群山，思忖着未来的革命战争，更感到革命责任的重大。

十二月十一日夜，我全军将士涉过汉水后，到西乡西南，巴山以北的上元关、私渡河、钟家沟。这是离汉水不到十里，由北向南的一条五、六十里的长沟。钟家沟最宽处有三、四里，窄的地方只有一、二里，一条清清的小河，向汉水流去。沿河两边长着杨柳和四季长青的松柏、竹林。沟里分布着大小十几个村庄，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过汉水后都住在这钟家沟里，我们三十三团团部和一个营驻在一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村庄。钟家沟有杨虎城部队的一个连驻防，红军到这里后，他们主动投降了红军。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三、四天，进行了一些补充。

原来，准备在陕南建立革命根据地，胡宗南切断了后路，后来想在汉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看来也不行。当时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周围大混战，川北敌人防守空虚。根据这些情况，四方面军在西乡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那时，红四方面军除总部直属机关和直属队外，有红四军的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和红廿五军七十三师，共计一万六千余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下旬，我们从钟家沟一带出发，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队，开始向川北进军。

### 翻 越 大 巴 山

迎着刺骨的寒风，我们来到耸立在川陕边界的大巴山脚下。大巴山巍巍峨峨，重重叠叠，非常险峻！

巴山北麓各村的人民群众，听说红军来了，扶老携幼，敲锣打鼓，摇着红绿小旗，欢迎红军。

当年在巴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三二年，腊月天，徐向前领兵进巴山。

一仗打到汉中府，受苦人民心喜欢。

陕南红了半边天。

这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群众对红军热烈欢迎的情景。

群众的热情欢迎，更加鼓舞了红军战士征服巴山的决心和意志。同志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战胜巴山。

群众听说我们要翻越巴山，有的表示不相信。有的

说，现在要翻越大巴山，可不比寻常。如今大雪封山，连个缝都没有，要过，除非是活神仙会腾云驾雾。有的说，这大巴山，上山七十里，山顶平走七十里，下山七十里，三七二百一十里，一天走不完，就得在山上住。山上又没有一户人家，你们穿着这样单薄的衣裳，冻也得冻死呀。还有的说，最好还是先住下来，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走。群众热爱红军，关心我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哪里知道一则情况紧急，二来目前川北空虚，战机不可错过。我们谢绝了群众的挽留，向大巴山进军了。

大巴山，山高路险。山上山下情景大不相同。山顶飘着鹅毛大雪，巴山戴上了银冠，显得更加险峻。山下湿云低暗，细雨淋漓。崎岖的山路泥泞难行。整装待发的红军战士披上蓑衣，脚上扎了稻草、烂布、棕皮、麻绳，身上还背了防寒、防滑和宿营用的稻草，向巴山进发。

开始爬山时，靠近山下的四、五十里地带，气温较和暖，到处是青松翠柏和高大的茅竹，还有栗树。在深山丛林中，有野猪等野兽。由于气候、水分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人烟较稠密，每隔不远就有村庄。部队在风雨交加之中踏着泥泞的道路向山上爬去。爬着爬着，渐渐的树也少了、矮了，气候变得越来越冷，村庄变得越来越稀少，寒风呼叫着，迎面扑来。鹅毛大雪，飞卷在空中。大地显得混混沌沌，几十米外就看不清了。同志们顶风冒雪继续向上爬。山上的积雪越来越深，有的地方没及腿肚，滑得难走，有的同志跌得满身冰雪，好象穿上了银白色的

坚固的盔甲。向前看去，前面的部队好似一条白龙向山顶延伸着。

不知道绕了多少环山小道，攀了多少悬崖峭壁，快要到山顶了，山上是漫天雪浪，灌木被雪压得低垂着头。向下望去，一片白皑皑的山涧缭绕着淡淡的白云，我们真象腾云驾雾一样。这时候，气候越来越恶劣，天气越来越寒冷，为了抵御严寒，同志们把毯子披在身上行军。长途跋涉，真是人困马乏。同志们身上衣单，肚子饥饿，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力气。为了鼓动士气，宣传队进行着宣传工作，他们顶着大风吃力地喊着：“叫同志，加把力，走到前边就休息，行军不怕吃大苦，争取革命早胜利。”

“喂！坚持最后几分钟，马上就到巴山顶，巴山虽然高又陡，我们的红军更英雄。”其他同志们也跟着喊起来。霎时间，前呼后应，震得山谷齐鸣。嘹亮的喊声回旋在大巴山上空，沉睡了几千年的大巴山似乎苏醒了……。

这一天，部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踏着冰雪，行军大约一百一十里。在距巴山顶约二十里的北坡宿营，那里没有村庄，部队就地在山坡上的树下休息。有的同志自己动手搭了个简单的小棚子。团部就设在这样一个小棚子里，架设了电台，和上级保持着联系。同志们经过一天的行军，十分疲劳。尤其是抬担架的同志，更是十分辛苦。由于不停的行军和作战，伤病员不断增多，我们全团干部的马匹全部让出来给伤病员骑，仍然不够，还组织了三、四十副担架。

第二天，继续行军，翻越巴山，南进约二十余里，天黑时，到达巴山南坡一个叫核桃坪的小山村，村里仅有三四户人家，几间茅草屋。部队依然在野地宿营。但这里比起北坡来就好得多了，风小了，没有北坡冷得那么厉害。同志们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围坐在火堆周围取暖。冷飕飕的寒风从背后吹来。当时的情景，正如“露营之歌”中所说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样的战地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同志们的情绪却很高涨，有说有笑，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困难面前识英雄，英雄面前无困难。红军终于征服了大巴山。

### 进军通、南、巴

十二月中旬，各师相继翻越大巴山。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通江县的两河口，占领了泥溪场。这一带当时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群众害怕遭受其害，忍痛离开了自己的破房，住在半山腰的石洞里。这就使当地的人民生活更贫苦。红军到这一带后，由于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群众虽然从未见过红军，但看到这支军队和其它任何军队都大不相同。不但不抢东西，不残害老百姓，而且还帮助老百姓干活，对老百姓和亲人一样，所以，都说红军好，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于是，他们把仅有的一点大米等，都拿出来，给红军吃。男女老